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專學報，民國 104.10
第六卷第二期：233-248 頁

論張良對劉邦西入咸陽所做出的重大貢獻

The great contribution of which Zhang Liang helped Liu Bang conquer Xianyang in west

周美華[1]

Mei-Hua Zhou

摘要

張良為實現滅秦心志，也為報劉邦助韓王（成）攻回韓國故城之恩，便協助與他知遇的劉邦，一道西行，助其率先入關。但西行路上，不能僅有硬仗，更重要的則是爭取民心，及有效的作戰策略。出身泗水亭長（警察派出所），又只熟稔治安維繫的劉邦；對如何作戰、如何預知危機，難免敏感不足。所幸出身貴族的張良，在劉邦西行路上，不僅及早為劉邦謀畫了戰略，也為劉邦日後的民心向背，做了預先的雕塑和準備。因此，劉邦不僅能順利入關，也成了接受秦王子嬰投降的起義軍首領。歸究其根源，皆是因張良輔佐，方能締造出如此出色偉業。

關鍵字：張良、劉邦、懷王之約、二年律令、秦漢史

Abstract

In order to defeat Qin and appreciate Liu Bang for helping Han King take back the old capital of Han Guo, Zhang Liang advance west with Liu Bang who admired his talent and help him enter Guanzhong smoothly. On the way to west, it depended not only the fighting hard but earning the heart of people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fight.

Because Liu Bang, with background as Si water ting chief, only was good at the homeland security, he did not have enough sense of knowing how to fight and damage prediction. Thanks to the Zhang Liang who was born from royal family, Liu Bang not only had thorough plans in every step but was well molded and prepared for the distrust by his people.

Hence, the reason for Liu Bang 's success of enter Guanzhong, acquiring the leader of

[1] 東吳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army under Qin king Zai Yang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career was the assistance from Zhang Liang.

Key word：Zhang Liang , Liu Bang, Shiji, Laws and Decrees of the Second Year, the history of Qin and Han

壹、前言

一個「懷王之約[2]」，便讓劉邦獨得了向西攻取咸陽的良機；但出身平民的劉邦，僅勝任過泗水亭長（警察派出所所長），對政治權謀及如何塑造「仁義之師」，仍欠缺著成熟經驗。所幸與他知遇的張良，既受韓王（成）指派，也十分感激劉邦能替韓王攻下十多座故城，便全力輔佐劉邦；不僅替劉邦改擬西行路線，還為每到之處，皆規劃了最合宜的戰略。在劉邦大軍和糧草都極度短缺下，張良不僅幫劉邦打了一路增多兵力及資源的勝戰；還為劉邦預先收買人心，使「仁義之師」從南陽起始，便逐步地傳入至藍田，並在藍田徹底發效。此外，也因張良的輔佐，劉邦才能成功地接受秦王子嬰投降；並放棄復仇，既不殺秦王，也未奪咸陽宮中的美人和珍寶。反觀受范增輔佐的項羽，卻從不知爭取民心；就在劉邦入關宣告「約法三章」之際，項羽卻在新安城南阬殺了二十多萬秦朝降軍[3]。一個月後（漢元年十二月），項羽終於入關，他不僅殺了秦王子嬰，還「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4]」。劉邦和項羽西入秦關的對比行徑，於兩人日後楚、漢爭戰的政治形象，都形成極大的影響。然歸根究底，乃出身平民的劉邦，竟幸運地被出身貴族的張良所輔佐；但原出身貴族的項羽，卻不幸被號稱能出奇計的平民范增，輔佐成暴虐的形象。張良對劉邦的輔佐究竟有何特別？透過劉邦西入秦關的史料，相當能得到凸顯。本文擬對張良助劉邦西行入關的重要貢獻，詳盡梳理；期盼張良與劉邦的「君臣知遇」，亦可藉此而得到明確彰顯。

貳、張良隨劉邦西行之前治背景

[2] 秦二世三年（207BC），楚懷王與諸將約定：「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見於〔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6 頁。

[3]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在漢元年十一月，只做了兩項記錄，一是：「羽詐阬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另一為：「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悅。」，卷 16，第 774 頁。

[4] 〔西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卷 7，第 365 頁。〔西漢〕司馬遷：「（漢元年十二年，項羽）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卷 16，第 774 頁。

秦二世二年（208BC）一月，張良本欲前往留地投靠景駒，卻意外遇見了能懂他兵法，又肯聽他策略的沛公劉邦。兩人一在留地相遇，便全放棄了原先欲投靠景駒的意願；反倒更信心飽滿，一道前往下邳（今江蘇省瞿寧西北）去攻城掠地。

張良雖為韓國貴族，但與劉邦才首次合作，便甘居劉邦帳下，僅擔任「廄將[5]」。這除了是因劉邦的軍隊比張良多[6]；更重要地，則是劉邦領兵，張良運籌帷幄，戰役就能得到最完美的發揮。張良在與劉邦合作中，深切體會到彼此的默契，和劉邦獨特的悟性，都是六國貴族所欠缺。因此，張良才會相當感慨地說：「沛公殆天授[7]！」張良深信，只要與劉邦合作，秦朝縱然再強大，他們也能齊力將秦軍擊垮；就是這股堅定的信任，使他們在反秦勢力中也形成了一股氣候。秦二世二年四月，項梁在山東薛地召集各路起義軍，劉邦和張良也偕同趕赴薛地，成為楚軍聯盟[8]。

但這次的集會，卻使張良不得不與知遇的劉邦暫時分離。張良趁項梁擁立楚懷王（熊心）之際，也勸說項梁另擁立韓王（成），以增多大秦的對立面。項梁不僅同意，還大度地撥給韓王成一千多名士卒，並任命張良為韓國「司徒」[9]。如此，張良便得追隨韓王成，一道去攻回韓國故城[10]。

僅一千多名士卒，能發揮的戰鬥力，當然相當有限。此外，韓王成和張良都不是領兵作戰的能手，他們儘管能僥倖奪回數座故城；但轉眼間，又還是被強悍的秦兵給攻下。一再受挫的張良，此時最惦記的，自然是與他最合作無間的劉邦。

張良的期盼還是得到了老天的成全。秦二世三年（205BC）五月，劉邦西行才剛從雒陽南穿過轘轅山，正準備去攻打曲遇（今河南中牟縣），張良得到消息，便趕緊帶兵前去追隨[11]。這一文一武的珠聯璧合，使挫敗的局勢立即獲得扭轉，劉邦在張良的指導下，終於奪回韓國十餘座故城。

這十多座故城回歸韓王（成）手中後，劉邦又準備往西再繼續進擊。據守陽

---

[5] 〔西漢〕司馬遷：「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史記‧留侯世家》，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卷 55，第 2036 頁。

[6] 〔西漢〕司馬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史記‧留侯世家》，卷 55，第 2036 頁。

[7] 〔西漢〕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卷 55，第 2036 頁。

[8] 〔西漢〕司馬遷：「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五千，擊豐拔之，雍齒奔魏。」《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卷 16，第 767 頁。

[9] 〔宋〕裴駰：「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史記集解‧留侯世家》，卷 55，第 2036 頁。

[10] 〔西漢〕司馬遷：「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史記‧留侯世家》，卷 55，第 2036 頁。

[11] 〔西漢〕司馬遷：「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史記‧留侯世家》，卷 55，第 2037 頁。

翟（今河南禹州市）的韓王（成）十分感激劉邦，便讓張良隨劉邦一道西行。不過，此刻的張良健康已不如從前，不宜再領兵作戰，只能卸下「廄將」一職，專一為劉邦出謀畫策。張良除了得為劉邦擬定西行路線，還要助劉邦落實楚懷王所派與的「扶義而西」任務，使劉邦可達成「先入定關中」的願望。

參、劉邦領兵西行的前沿背景

秦二世三年（207BC），楚懷王與諸將約定：「先入定關中者王之[12]。」誰先進關中安定局勢，誰就當關中王。這項約定看似極公平，但楚懷王卻暗藏私心，不僅不讓自行請願的項羽西行，還奪走項羽兵權，令他居宋義底下，一同北上救趙[13]。

楚懷王對劉邦則顯得格外偏愛；他不僅沒奪劉邦兵權，還命劉邦為碭郡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14]」，直接西行略地。

劉邦儘管佔盡天時、地利及人和，但秦軍氣勢仍舊興旺，楚懷王可給予劉邦的軍隊又極有限（約略六千[15]），糧草還嚴重不足。因此，楚懷王雖用「關中王」做誘餌，但「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16]」；群將皆不敢領命，唯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17]」。顯然這道任務其實相當艱難，除項羽外，根本無人敢自行請纓。

「意豁如也」的劉邦，雖始終保持低調，勇氣卻勝於常人。劉邦從不將困境放在眼裡，加上楚懷王交託任務前，便已先認定只有劉邦是可「扶義而西」的「長者[18]」。劉邦非常在意這評價[19]，更期盼能當上關中王；因此，無論任務多艱鉅，他

---

[12]〔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6 頁。

[13]〔西漢〕司馬遷：「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6 頁。

[14]〔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6 頁。

[15]秦二世三年二月，劉邦先是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8 頁。又劉邦領軍路過高陽，酈食其前往拜見，即對劉邦言：「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卷 97，第 2693 頁。劉邦奪了剛武侯的四千多名士卒後，加起來還不滿萬人。足見楚懷王所給他的軍隊，約略只有六千人。

[16]〔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6 頁。

[17]〔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6 頁。

[18]〔西漢〕司馬遷：「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6 頁。

[19]劉邦入關中時，「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2 頁。劉邦所言，便是楚懷王諸將所讚許劉邦，是位能扶義而西的長者。

都會咬緊牙去達成。

出發前楚懷王又下令，讓劉邦「收陳王、項梁散卒[20]」。其實，這不過是紙空頭支票，表面上楚懷王已授權劉邦，可邊行邊接收陳王、項梁的軍隊；但能否如願，卻得靠劉邦自己的本領。顯然，楚懷王儘管有意削弱項羽，但對劉邦卻也難以給出更多資源；在既短兵又缺糧的情況下，劉邦卻毫不畏懼，仍是勇敢的一路往西邁進。不過，劉邦也特別幸運，在路經陳留（今河南開封縣城東南之陳留鎮）時，竟來了一位可替他解決軍糧問題，又能成為他帳下第一說客的「酈食其」。

酈食其不僅幫劉邦取得在陳留的幾座大糧倉，還讓其弟酈商，領著數千兵馬，隨劉邦一道西行[21]。在軍隊、糧草都已增多的情況下，劉邦大軍的士氣和作戰力，自然都要比原先更增強；此時張良再來與劉邦重逢，時間便落的十分恰當。劉邦以更增多的兵力、糧草，配合張良的謀略，當然就更易奪回韓國十餘座故城。

暫辭韓王成後，張良又再次與劉邦合作。此時，懷抱滅秦鬥志的張良，對劉邦也飽含著極深的感激之情。此次追隨劉邦，張良不僅要讓劉邦在兵力和資源上可愈行愈增多；也要讓劉邦的「長者」形象，可愈走愈高漲。如此果然使劉邦迎來接連的開城投降，還能輕易攻下藍田，並接收秦王子嬰的受降。

肆、張良助劉邦進入關中所獻之策略及輔佐

劉邦西行可走兩條路線：一是由雒陽入函谷關，再進入咸陽。另一則是南下，由南陽入武關、嶢關、藍田，再進到關中。由雒陽進攻，路徑雖更短，但雒陽防守十分堅固，劉邦兵力有限，根本不敵；於是張良便引導劉邦，改由南下攻宛[22]。

一、改由南下攻宛

（一）攻宛之策

起先劉邦是從雒陽進攻，這是循當年陳勝部下周文，攻函谷關時所行經的路線。但雒陽防守非常堅固，根本無法取勝[23]；張良只好為劉邦另闢戰

[20]〔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7 頁。

[21]〔西漢〕司馬遷：「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卷 97 第 2693 頁。

[22]〔西漢〕司馬遷：「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史記‧留侯世家》，卷 55，第 2037 頁。

[23]〔西漢〕司馬遷：「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9 頁。

場，改由南下攻打宛城，再直趨武關、藍田，以進入咸陽。（見《附圖一》）

入武關前，先要經過南陽郡。秦二世三年（207BC）七月，劉邦與南陽郡守呂齮，於犨縣（今河南魯山縣南東）東面交戰；呂齮大敗，便退入宛城（南陽郡郡治）。劉邦見秦軍堅守不出，便急著向前趕赴武關；張良見狀便勸阻劉邦：「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24]。」張良叮嚀劉邦，愈往西雖愈逼近咸陽，但秦軍防守也會更堅強。宛城不過是秦軍駐守的一個據點，整個南陽郡不知還藏有多少重兵？豈能因宛城堅守不出，便輕忽了尚未顯露的危機。劉邦當首、尾兼顧，不能只盯著眼前的武關，就不提防身後的宛城；若兩方秦軍前後夾擊，劉邦大軍豈不腹背受敵？

因此，只有奪下宛城，才能切斷秦軍後援；宛城的各項資源，也會成為劉邦西行的豐富補給。劉邦聽完張良分析後，趕緊更換旗幟，抄另一路徑，連夜領兵趕回，一早便將宛城給圍了三市[25]。

天一亮，劉邦大軍便早已將宛城圍的水洩不通，南陽郡守呂齮何以竟整夜絲毫未覺？其實這也得歸功於張良[26]。〔唐〕司馬貞《史記隱索》將劉邦大軍如何行進，描繪地非常生動：「按《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匿旌旗，入銜枚，馬束舌，雞未鳴，圍宛城三帀』也[27]。」「人銜枚，馬束舌」，都是為抑止軍隊所能發出的一切聲響。劉邦大軍既更換旗幟，就是不願讓人探出實情；之後再不聲不響地繞道趕回，南陽郡守當然難以察覺。

南陽郡首實在無法料到，已奔赴武關的劉邦，怎會突然轉回而圍攻宛城？南陽郡首呂齮見宛城即將不保，準備自殺，門客陳恢及時上前勸阻，並自告奮勇，欲翻牆去和劉邦談判。

（二）與南陽郡守約降

陳恢與劉邦協談，雖有獻計，但言語中卻也飽含著威脅和利誘：

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

[24]〔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9 頁。
[25]〔西漢〕司馬遷：「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帀。」《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9 頁。
[26]鍾惺：「此留侯佐高祖初著，絕妙起手也。」《史記箋證‧高祖本紀》，南昌市，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674 頁。
[27]〔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59 頁。

> 連城數十，人民眾，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為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完繕弊甲，砥礪調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為足下危之。為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28]。

宛城是南陽郡治，連城數十，人口眾多，物資也相當豐富。陳恢早就聽聞懷王之約，故知劉邦昨夜不急攻宛城卻趕著西行，就是為及早奔赴武關。今早，劉邦卻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回攻，顯然是懼怕宛城數十座城裡所擁有的強大秦軍。宛城軍力若傾城而出，與武關秦軍前後夾擊，劉邦必招架不住。陳恢乾脆把這要害向劉邦直接挑明，讓劉邦心知肚明，以他所持軍力，強攻宛城也是難持勝算。因此，劉邦何不約降郡守，命呂齮繼續守城，便可領著郡治大軍一道西行。如此，西行所過城邑，必會接連仿效聞風而降；劉邦即可兵不血刃，以長者之姿，領仁義之師，而平熄戰火。

（三）約降之效益

約降最大優勢，便是劉邦即可直接統領南陽郡治的秦軍；軍隊一路西行，物資、糧草亦可從中獲得補給。南陽郡治都投降了，其他城邑便會多受影響，而喪失頑強抵抗的意志。「不戰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如此天賜良機，張良豈會讓劉邦平白錯過。

張良當然會要劉邦同意陳恢的「約降」之計，不僅讓呂齮繼續任職郡守，還封他為殷侯；並賞獻「約降」之策的陳恢食邑千戶[29]。此舉是為向宛城以西宣告，劉邦已不再只是碭郡長，而是即將入咸陽的準「關中王」，否則他豈能有賞賜及封侯之權？這不僅是為劉邦西行舖路，也是為劉邦爭取民心。因為，只有劉邦能順利做上關中王，封賞才能被真正落實。這是藉利益，誘使沿途秦吏的倒戈和支持；也是藉利益，促使受封者齊力支持劉邦，為劉邦的「扶義而西」，做最有效的宣揚。

劉邦除了讓呂齮一夕間保住官位，賜封侯爵；宛城百姓，也同樣能保住身家性命。如此便可使世人望見，投降劉邦，平安和富貴榮華就能垂手

[28]〔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0 頁。
[29]〔西漢〕司馬遷：「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0 頁。

可得。果然西行路上，各郡、縣多深受誘惑；劉邦「引兵（而）西，無不下者[30]」。足見約降呂齮，對劉邦西行所產生之助益，已遠比擁有千軍萬馬還更可貴。

劉邦不過只約降呂齮，何以卻能引來巨大效益？歸究原因，約略有二：

1.秦末封侯太難：秦始皇二十八年（219BC），隨秦始皇遊琅邪的廷尉李斯，不僅是協助秦國一統天下的開國功臣，更是替大秦議定國策的重臣。李斯功績如此卓著，但被授予的爵位，卻只至卿級，仍未封侯[31]。呂齮不過僅與劉邦約降，便能頒授侯爵，如此易得封賞，誰不羨慕，豈會不欲隨之一道奮勇仿效。

2.秦至漢初，侯爵享有的權益都相當優渥，甚至比為官更受益。今秦律雖已出土，但亡失猶多，各爵級被賦予的政治及經濟權益，保存都十分有限。所幸透過漢承秦制的《二年律令》（呂后二年所頒布[32]），亦能探究其中待遇之約略。如在繼承制上，只有侯爵繼承不必降級，子孫仍可直接承繼父輩的爵位。這項規定，記載在《二年律令・置後律》簡 367：

> 疾死置後者，徹侯後子為徹侯，其毋適（嫡）子，以孺子□、良□子。關內侯後子為關內侯[33]。

秦、漢時期設置的軍功爵制共有二十等，爵級在第九等以上便是高爵[34]。其中第十九等的「關內侯」及第二十等的「徹侯」，死後都是由嫡長子直接

[30]〔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0 頁。

[31]〔西漢〕司馬遷：「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史記・秦始皇本紀》，卷 6，第 246 頁。

[32]李學勤：「竹簡中年代最明確的是《二年律令》。這個『二年』，有明確證據是呂后二年，即公元 186 年。」〈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漢律價值初探(筆談)〉，《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3 期，2002 年 5 月，第 5 頁。

[33]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置後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年 11 月，第 182 頁。

[34]〔東漢〕班固：「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漢書・惠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卷 2，第 65 頁。高敏：「高低爵界限的上移至第九級爵五大夫，似乎也始於惠帝的這一詔令。」《秦漢史論集・論兩漢賜爵制度的歷史演變》，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 年 8 月，第 41 頁。

繼承，不必考量降級問題[35]。此外，侯爵的政治尊榮也相當崇高。如一縣中的官長，即便因公務，也絕不可毆打或辱罵高爵（第九等「五大夫」以上），否則便要論處「黥為城旦舂」的重罪[36]。這項權益非常可貴，高爵者一旦遇及訴訟審理，都能免除遭笞打、譏諷及辱罵的對待。光是這項尊榮，都會令人特別嚮往。

另外經濟上，侯爵每年獲取的酒、肉賞賜，要比照秩（俸祿）二千石的高官[37]。秩二千石，相當於銅印、黃綬的諸卿及郡守，屬三公以下，縣級以上的官階[38]。

以上所列，僅為賦予侯爵的其中三項權益，便可見侯爵在秦至漢初已是何等尊榮。今南陽郡守呂齮，僅「約降」就能被劉邦封為殷侯，死後爵位還能傳給子女；對西行路上的各個郡、縣，那能不形成風行效應？

離開宛城後，劉邦果然走得特別順利，一路上總有城邑爭著開城，等待劉邦招降。一個月後（秦二世三年八月），連謀殺秦二世的趙高，也派人前來求見劉邦，欲與劉邦分割關中，約定各自為王[39]。足見劉邦能接受「約降」，是起義軍中還不曾出現的創舉；難怪咸陽城中握有大權的趙高都深受誘惑，才會也想和劉邦盟約。

攻打南陽時，張良顯然是看準了南陽郡治雖兵力雄厚，但郡守太過柔弱，也難成大局。劉邦兵力雖已聚集至一萬有餘[40]，但武關若與南陽連成一契，劉邦西行就會倍增攔阻。張良勸劉邦回攻宛城，宛城果然無力招架；門客陳恢見郡守太沒擔當，除了憂慮百姓安危，也意識到大秦氣數將盡，起義軍才會橫跨到南陽。秦二世三年（207BC）十二月，項羽已破秦軍於鉅

[35]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卿侯〈後〉子為公乘，【五大夫】後子為公大夫，公乘後子為官【簡 367】大夫，公大夫後子為大夫，官大夫後子為不更，大夫後子為簪裹，不更後子為公士。【簡 368】」《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置後律》，第 182 頁。

[36]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吏以縣官事毆詈五大夫以上，皆黥為城旦舂【簡 46】。」《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賊律》，第 140 頁。「黥為城旦舂」，是先要被施以「黥面」的肉刑；然後再送往邊境，去服築長城及守長城的徒刑。另一說則是「四年」刑期的表述。

[37]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簡 291】。」《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賜律》，第 173 頁。

[38]〔東漢〕班固：「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漢書・百官公卿表》，卷 19 上，第 742 頁。

[39]〔西漢〕司馬遷：「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1 頁。

[40]〔西漢〕司馬遷：「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若再結合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兵力大概也頂多一萬餘人。《史記・酈笮陸賈列傳》，卷 97，第 2693 頁。

鹿[41]，此重大軍情，必會迅速遍傳全國。七個月後，劉邦統領的起義軍終於攻入南陽，南陽郡守（呂齮）卻扛不起這重責，為避免無端殺戮，陳恢只得權宜地提出「招降」之策。

二、襲擊嶢關

（一）先破武關

出南陽後，劉邦大軍又繼續朝武關前行。但出乎意料的，大秦在武關竟沒重點設防；秦二世三年（207BC）八月，劉邦便輕易地進了武關。

武關是防守的重鎮，亦是兵家必爭之地，大秦豈會不知要設防？只因此時，趙高正拿「指鹿為馬」愚弄胡亥（秦二世），並藉機屠殺異己[42]，豈還能有餘暇顧及，在關外劉邦早已率大軍逼近。等劉邦奪下武關，趙高又懼怕秦二世會向他追究責任，便急著和其弟趙成、女婿閻樂，聯手謀殺了胡亥[43]。但趙高也很明白，武關一旦失守，大秦便將難保；趙高見情勢已迫在燃眉，便又趕緊派人，欲與劉邦盟約，願「分王關中[44]」。劉邦陣營除厭惡趙高，也認為其中有詐，當然不願理睬，只是更加速地趕赴嶢關。

（二）突襲嶢關

到了嶢關底下，劉邦或因之前武關太易攻取，便急著想用兩萬大軍襲

---

[41]〔西漢〕司馬遷：「（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大破秦軍鉅鹿下，諸侯皆屬項羽。」《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卷 16，第 770 頁。

[42]〔西漢〕司馬遷：「（秦二世三年）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史記・秦始皇本紀》，卷 6，第 273 頁。

[43]〔西漢〕司馬遷：「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仆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史記・秦始皇本紀》，卷 6，第 273-274 頁。

[44]〔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1 頁。

擊嶢關。張良以為不妥，便獻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45]。」

秦二世死後，趙高又另再扶持了秦王子嬰。秦王子嬰對趙高弄權早已深惡痛絕，不僅殺掉趙高，還夷其三族，並將屍首全都遊街示眾[46]。沒了趙高，秦王子嬰便可更專注地力挽狂瀾；從嶢關至咸陽，秦王子嬰都極盡選派重兵，欲與起義軍做出最後搏鬥。

張良出自貴族世家，對上層思維，確實要比劉邦更了解；聽聞趙高死訊，張良對襲擊嶢關，態度非但不鬆懈，還比之前更慎重。畢竟劉邦手中僅只兩萬大軍，不能冒然行事；此刻最便宜之道，就是派酈食其帶上重禮，先行說降秦將。因：

> 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47]。

起義軍氣勢儘管看似已勝過大秦，但強盛的大秦畢竟尚未滅絕，在此存亡危急之際，秦王子嬰只會更拼死保住大秦，故而愈迫近咸陽，攻取的難度就會越趨升高。深謀遠慮的張良，入關前早派人先打探守關秦將，獲知守關將領乃屠夫之子，為商人之屬，重利誘之或可勸其歸降。於是張良便要劉邦，先派酈食其帶上重禮前往遊說；但在遊說之際，卻又故意籌備五萬人軍糧，並於各山頭大幅地插滿旗幟，故佈疑軍，以震懾秦將。秦將見到重利，已先飽受誘惑；接著又被張良的疑軍之計驚嚇，豈能不降？果不出張良所料，秦將輕易便被收買，不但肯降，還願與劉邦一道向西突擊咸陽。

聽到這大好消息，急欲入關的劉邦，簡直迫不及待，趕著欲與秦將聯合。張良還是制止，因秦將太容易收買，其中有無變數，根本無法預料。嶢關入咸陽已是臨門一腳，劉邦大軍卻僅只兩萬，與強大的秦軍相較，兵力仍嫌薄弱。為確保萬無一失，張良便叮囑劉邦：「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

45〔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1 頁。〔日〕瀧川龜太郎：「陸賈二字疑衍。」《史記會注考證・高祖本紀》，第 161 頁。

46〔西漢〕司馬遷：「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史記・秦始皇本紀》，卷 6，第 275 頁。

47〔西漢〕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卷 55，第 2037 頁。

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48]。」投降劉邦，不過是秦將個人主張，焉知秦兵意願如何？若秦兵不從，陣前倒戈，豈不危害更大？

張良這個顧忌絕對是必要的，因為只要秦王子嬰還在，民心就可能依然存在。何況此時所派出的秦兵，多半出自咸陽，若心繫大秦帝國，不願與起義軍為伍，也是十分可能。漢五年（202BC）劉邦才剛稱帝，咸陽城裡就有不少百姓，情願隱入山林，也不願稱臣為民，更不願登入戶籍造冊[49]。由此可見，天下人雖憎恨大秦；但咸陽城裡的百姓，卻未必不偏愛大秦。張良擔心秦卒或不願背叛秦王，乃是既熟稔政治又洞悉民情，才可能生出的高度警覺。

今劉邦大軍既已兵臨嶢關底下，若攻取不成，恐難保不遭秦軍殲滅。張良反覆思索，以為不如趁秦軍防範鬆懈，趕緊攻之，嶢關還可輕易到手。劉邦於是立即率大軍突襲，嶢關將士始料未及，猝不及防，秦二世三年（207BC）九月，嶢關就被劉邦給攻陷。

三、戰於藍田

攻佔嶢關後，劉邦又於鄰近的藍田與秦軍相遇。張良於是獻計：

> 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50]。

劉邦先在藍田之南和秦軍交戰。張良要劉邦除了設下更多的疑兵旗幟，還下令所過之處，士卒皆不許擄掠。秦民見劉邦軍隊特別有紀律，全不傷害百姓，十分歡喜，便轉為歡迎劉邦，使秦軍不攻自破。劉邦接著又襲擊藍田北面，秦軍大敗；再乘勝追擊，終於將秦軍給徹底擊潰。

藍田已是進入咸陽的最前線，因此攻取藍田時，張良所獻計策，就得出現重大轉折。除了續用疑兵之計，使秦軍驚恐；還要劉邦特下一道軍令：所過之地全皆不許擄掠。需下這道軍令，便說明劉邦大軍也是一路擄掠而來，之前張良都沒制止，乃因軍隊確實需要足夠的物資和軍糧。但現今已要入關，民心向背，便成了劉邦能否當上關中王的最主要關鍵。關中百姓若堅守城池，誓死護衛秦王，劉

[48]〔西漢〕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卷 55，第 2037 頁。
[49]〔東漢〕班固：「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漢書・高帝紀下》，卷 1 下，第 54 頁。
[50]〔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1 頁。

邦入關，便可能招致西行以來的最大惡戰。張良善於未雨綢繆，一入藍田，便想將這場危機預先化解。才初步嚐試，便收到「秦人喜，秦軍解」的良好果效，使劉邦攻取藍田，更勢如破竹；這對咸陽城裡的秦王子嬰，肯定會形成極大的震攝。

藍田太易失守，加上張良的疑兵旗幟和收買民心，使鎮守咸陽的秦王子嬰，也受到嚴重驚嚇。秦王子嬰見王離在秦二世三年端月便已被擄；七月，章邯也率大軍投降（項羽）；九月，劉邦又領兵攻進藍田[51]，秦軍亦無力攔阻。迫於無奈，秦王子嬰只能向駐軍在霸上（今陝西西安市東南）的劉邦投降[52]。

漢元年（206BC）十月，劉邦已暢行無阻地步向關中，大軍行至咸陽城東南的軹道旁時，卻見「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53]」。平民出身的劉邦根本料想不到，他才一步向咸陽，就會突然接到秦王子嬰，向他做出這樣卑微的受降儀式；此刻若非貴族出身的張良在側，劉邦豈能應對。

四、進入關中以接受秦王子嬰投降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的投降儀式，乃是淵源於殷、周之際的貴族傳統。《史記・微子世家》載：「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54]。」微子手持宗廟祭器，光著上身，雙手反綁，讓人在左邊牽羊、右邊持茅，跪著而行，以向周武王表達臣服。周武王見狀，便釋放微子，還恢復他原來的爵位。到了春秋時期，楚莊王攻下鄭國，「鄭伯（亦）肉袒牽羊以逆。」楚莊王見鄭伯能把身段放得這麼低，便感慨地說：「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55]！」楚莊王深信，鄭伯一定是位能取信於民的賢君，便決定不滅掉鄭國；於是下令，楚軍兵退三十里，以與鄭國媾和。身受傳統文化教養的秦王子嬰，見劉邦大軍已經入境，為不使關中子民遭受戰火，便情願仿效先民，用最極度卑微的姿態，以向最早入關的起義軍首領劉邦投降。

劉邦當然看不懂其中精義，一旁的韓國貴族張良，除了先讓劉邦受降，私下或還教導劉邦，不可殺秦王子嬰。張良肯定能料到，隨劉邦入關的將領，必會粗

[51]〔西漢〕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卷 16，第 770、772、773 頁。
[52]〔西漢〕司馬遷：「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卷 18，第 891 頁。
[53]〔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2 頁。
[54]〔西漢〕司馬遷：《史記・微子世家》，卷 38，第 1610 頁。
[55]《左傳・宣公十二年》，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卷第 23，第 389 頁。

暴地催促劉邦，急欲殺秦王子嬰洩恨[56]；但秦王子嬰既已投降，便沒有殺他的必要和理由。一向較少機會可受太多文化薰陶的劉邦，才會展現如同君王般的氣度，而向眾將宣布：「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57]。」劉邦的這一決定，相當至關重大。一來是劉邦已遵循了當年楚懷王遣他入關時，要他做一位「寬大長者」，以「扶義而西」。二來是他不殺秦王子嬰，便能給關中百姓，樹立起美好形象。

劉邦想當關中王，接下來就不能再靠武力，劉邦必須以極度的柔性，才能收買到關中民心。這個關鍵性的轉換，除了張良外，大概也無第二人，可有此獨到眼界。輔佐項羽的范增，就沒領悟到入關後對秦絕對要收刀入鞘，才會任憑項羽，既引兵西屠咸陽，還殺害秦王子嬰，又一把火燒掉咸陽宮，也把宮裡的珍寶、婦女全部帶走[58]。

肆、結語

劉邦接受（楚）懷王之約後，便毫不耽擱地一路往西攻城掠地。途中卻因張良引兵來從，劉邦便暫且放下西行任務，助張良一道前去攻回韓國故城；但這一助韓，卻使劉邦得拖延兩個月，才能再向西去進攻。可貴地是，劉邦從未因折損兵力又耗費時日，便起了佔領韓國故城的貪慾；相反地，他還讓張良所擁立的韓王成，能完全持有他所攻下的韓國故城。這近兩個月的交戰，使張良自年少以來的復國心願，終於得到暫且的實現。不僅韓王成感激劉邦；與劉邦於留地知遇的張良，也更是迫切地想助劉邦達成西行之願。於是劉邦與張良的合作，便於西行路上，再度得到了開啓。

但西行之路一起始就遭遇困境，劉邦大軍僅一萬有餘，初行至雒陽，便出現攻城不利。張良見敵我差距太大，只得為劉邦重新擬定西行計畫，改由南下（攻宛），直逼南陽，再前進武關、嶢關、藍田，以直取咸陽。

南陽防守比起雒陽確實不足，加上南陽郡守呂齮太過柔弱，才一不敵劉邦大軍，便膽小的龜縮於郡治宛城。劉邦急於西行，遂想棄攻宛城，但深謀遠慮的張良，卻早已看準宛城急攻必破；加上他顧忌，宛城若與武關秦軍前後夾擊，劉邦大軍必然腹背受敵，於是他便要劉邦迅速回轉，以突襲宛城。

---

[56]〔西漢〕司馬遷：「諸將或言誅秦王。」《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2 頁。
[57]〔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 8，第 362 頁。
[58]〔西漢〕司馬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史記・高祖本紀》，卷 7，第 315 頁。

呂齮見劉邦大軍回頭來襲，不僅無應敵擔當，還準備畏罪自殺。門客陳恢及時勸阻，並還與劉邦獻「約降」之計，終使呂齮續保官位，又加封賜爵（殷侯）。如此，劉邦既可領宛城大軍西行，還能形成風行效應，使所過縣城，皆開城投降。此計不僅使劉邦西行，可走的更順風順水；也為劉邦日後欲穩坐關中，預先鋪平了道路。張良深知，此計不僅能替劉邦少掉無數征戰；更重要地，是已能預先為劉邦爭取到民心。因為只有劉邦當上關中王了，西行路上的一切封賞，才會被真正落實。因此，凡與劉邦約降的縣城，肯定都會深切期盼，劉邦一定要順利入關。這個意識只要愈高漲，西行路上的秦軍士氣，就必然會愈跟著往下低落。

通過南陽後，接著便要直取武關。極幸運地是，手握大權的趙高，此時卻在咸陽城中，向秦二世玩弄「指鹿為馬」的詭計。之後，趙高又擔心劉邦大軍逼至，秦二世會怒而降罪於他，便忙著謀畫並殺害了秦二世。咸陽宮裡驟起的風雲變色，令至關重要的武關，反倒疏於重點設防。劉邦大軍因此便輕易地攻下了武關，接著又馬不停蹄地直撲向嶢關。

劉邦見武關太易攻取，便急著欲以兩萬大軍直逼嶢關。但出身貴族的張良，深知趙高一被秦王子嬰殺掉，便是秦軍防守要邁向更強大的時刻。秦王朝只要少掉趙高制肘，秦王子嬰便能全副精力地調兵遣將，以力挽狂瀾。因此在入嶢關前，張良便已先派出哨探，查知守城將領為屠夫之子，可用重利誘之。張良於是讓劉邦先派酈食其獻上珍寶遊說，同時又故意置辦五萬軍糧，還於群山插滿旗幟，使秦將先飽受誘惑，再倍受驚嚇。秦將果然不僅欲投降劉邦，還願與劉邦齊攻咸陽；但張良以為秦軍士卒意願難料，不如趁其鬆懈，趕緊攻之。果然嶢關將士太猝不及防，輕易地便被劉邦給攻陷。

嶢關取得後，接著便可再往藍田邁進。雖說面對藍田守兵，欲兵不血刃，根本毫不可能；但藍田既已是入咸陽的大門，劉邦若想入關中當王，藍田的戰役，就得與先前做出大幅調整。意即劉邦必須在藍田更大力的收買民心，這除了可使兩軍對峙降到最低；藍田百姓對劉邦的正面印象，也會口耳相傳地流入咸陽。即將面臨劉邦突擊的咸陽城，無論上至秦王子嬰，下至平民百姓，難免都會對起義軍慣性屠城的殘暴行徑驚恐不已。但劉邦一路西行，除了接受約降，還一路封官授爵；到了藍田，甚至不許士卒擄掠百姓。藍田民心大振，以致秦軍士氣低落，此風一旦傳入咸陽，對關中多少都會形成投降的氛圍和意識。

劉邦在藍田節節致勝，消息傳至咸陽，秦二世豈能再有高昂鬥志？迫不得已，他只能向駐軍於霸上的劉邦投降。劉邦在張良的引領下，極約束地領軍邁向咸陽，以接受秦王子嬰投降。但隨即擺在劉邦眼前的，卻是如何處置秦王子嬰，及咸陽宮中的珍寶、美人。不熟悉上層文化傳統的劉邦，自然不知當如何應對，所幸張

良在側，使劉邦可完全不受將領所鼓動，既未殺害秦王子嬰，還將所有珍寶全都造冊封存。這一舉動，既符合了楚懷王所欲劉邦「扶義而西」的「長者」姿態，也令咸陽城裡的百姓，可對劉邦存有正面印象。劉邦的仁義，與項羽的粗暴，在咸陽城中更是形成強烈對比；這對日後劉邦政治地位的奠立，已然是預先儲備了極豐厚的籌碼。

（附圖一）引自《中國百科網》

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1/78/80/2007/20070510111397.html

